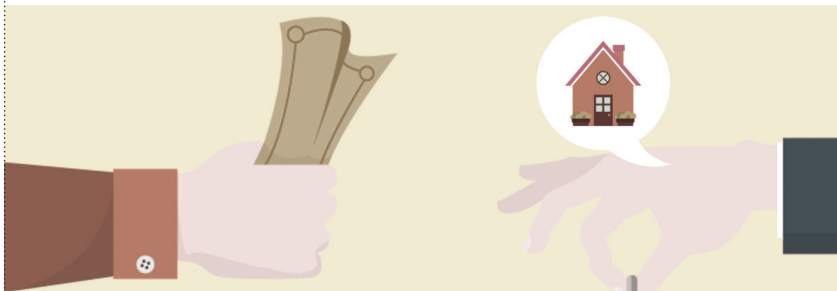


编者按

往事如风也如烟,小编总是相信着,人生中的每一份经历都有其留存记忆的意义和价值。有时候,我们难免会与生活撞个满怀,会头破血流,也会心痛难忍,会忿忿不平,也会大笑开怀。别焦虑,也别心急,所谓的“成长”也就在这繁杂琐碎的情绪变迁和大大小小的经历中得以修炼而成。

再回首,泯然一笑,谁还没有个属于自己的江湖?



寄存在十元房租里的往事

江飞泉 [横岗]

那是遥远的2002年,春夏交会。我刚来深圳不久,还未扎稳脚跟,急需找租房。同事阿赖说他住的那个地方还不错,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看看。我们抵达那个地方,才发现近旁是荔枝公园,跨过马路就到了。

“这儿原来是深圳武警七支队家属大院,基本都被转租出去了。”院子不大,几条破旧的长条椅随意放着,长满苔藓。院子的墙边倒是有一簇簇耀眼的红色花朵开满枝头,阿赖说,“这是簕杜鹃,深圳市花。”

一位老太太探出头,笑盈盈地接待了我们。老太太自我介绍姓陈,南京人。这是一处由套房改成的三居室,没有客厅,或者说客厅被改为公共长廊,厨房在长廊左侧,颇为敞阔,里面摆着几台煤气炉,“我经常煲汤,以后可以给你们煲霸王花汤。”陈老太笑着说。

洗手间在长廊尽头,粗陋的三合板木质门,敲门时发出沙哑闷响,听上去很暧昧。薄脆的木门吱吱嘎嘎响。三间屋子中的那间大的屋子摆了三张上下铺廉价铁床,呈“凹”形排布,对面一张枣色桌子上摆着一台电视,东芝牌,八成新。隔壁一间屋子略小,也是三张上下铺,还有一个简陋的木质衣柜。阿赖不小心碰到衣柜门,咣当一声掉落下来,吓了我们一跳。

“房租一个月200元。无需押金,如果有事要走,提前三天说,可以退尾款。”老太太简洁利索地跟我们交待。

看完一圈后我现场交了租金。阿赖悄悄对我说:“住在这里自己要小心点,这里来来往往的,什么人都 有。”

“都住过什么类型的人?”我问他。

“应该都是无家可归的人吧。”还没等他回答,我自言自语地说道。选择住在这里的大抵是没地方可去了,不然谁愿意住在这种杂乱且破败的地方。这里的住客如过江之鲫,谁也不知什么时候离开。也彼此不知名字、籍贯和过往。住客行踪不定,有些人只交单日钱,10元。这些无家可归的人,某种意义上是我的兄弟姐妹,我们奋斗在这个都市的不同角落。

我笃定,自己不会永远与这逼仄、杂乱的十元租房为伍,尽管这里曾充满温情和善意。在这里我住了大半年,也结识了一些不错的朋友:挺着一个硕大肚子的秃顶大叔老彭、隽逸风流的湖南浪子老肖、在酒吧当内保的安徽大哥王贵、年轻活泼行为鬼马的湖南人小邵、给我介绍第一份广告公司工作的阿东,还有时常流连往来的保安小邹……与他们的情谊浮光掠影般,如今也未留下多少痕迹。

现在,家属大院旧址盖起了高楼,明晃晃的玻璃外墙冷峻高耸。红桂路过往人流依然如织。恍惚之中,我依然时常回想起那个年代,我最青涩的岁月,我最年轻的日子。那些曾经同个宿舍的伙伴几乎不知去向,或许落叶归根,或许依然奋斗在深圳,或许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。

于我而言,这都是如钻石般闪耀的记忆。我之所以对此刻骨铭心,因为我来过,奋斗过。我明白,这种如牛乳般芬芳的社会初体验,我永远不会将它遗忘。



与磨难撞个满怀,又怎样?

杨俊伟 [宝龙]

炎炎夏日,朋友来家小聚。几样简单的家常菜,也吃得有滋有味。大家好久没见,平日都埋首在自己的小小世界,活得庸常又忙碌。

谈起这大半年来生活,似乎多了一些故事。

一次意外失足,朋友的脚不小心被伤到了骨头,揪心的疼痛让她以为从此将与残疾相伴。到医院骨科诊断,脚骨骨折,需要进行手术,之后,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,才有希望重新站起来。

那一刻,他觉得眼前的世界一下子黑下来。除了要忍受病痛的折磨,还有心灵的煎熬。那些无眠的深夜,眼前常会闪现失足的刹那,仿佛噩梦一般,始终缠绕在心中。

想着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要与病床为伴,要远离美丽的校园和课堂上那群可爱的孩子,朋友的内心里有太多不舍。

以后,还能和亲爱的姐妹们一起逛街买漂亮的衣服吗?还能在广场上和大家一起翩翩起舞吗?还能不能在夏天穿上漂亮的裙子和高跟鞋……现在想起来都是凄凉。她是个多么爱美的女人啊!

作为一名老师,她有着中年女人的优雅和气质,身上透出一股富贵的气息。平时,喜爱文字,热衷品茶,崇尚购物,也像其他爱美的女人一样追求各式美丽的衣裳和鞋子。她的性格热情活泼,也喜欢交友聚会,身边常不乏年纪相仿的朋友,和她一起逛街、做美容、跳广场舞,对业余生活的热爱一点也不亚于对语文课堂精致的追求。

就是这样的一个人,却在中年遭此横祸。

经过几次手术和康复治疗,她终于可以不用拄拐慢慢行走,虽然走得很慢,走每一步都要付出许多艰辛,但她终于站了起来,可以和那一段晦暗的时光告个别。

谈起过往,她只是淡淡地说:人一辈子总是要经历一些磨难,是祸躲不过,既然降临到自己头上,要做的就是迎头面对。

我想,经过这场人生劫难,她一定收获更多人生的感悟。面对变幻莫测的生活,我们学会了且行且珍惜。

暗夜里的光亮

包国军 [龙岗]

深夜,我在街边准备叫一辆车回家。

路边停了一辆摩托车,二十多年前在深圳街头搵食的那种。车主正殷勤地拉住一名打工者模样的男子,盛情邀请他上车。男子肩扛手提了两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,刚从一辆公交车上下来,看样子还要转乘到偏远的工业区去。

这些年深圳禁摩,摩托车早已不见踪影。可能由于今年疫情原因,久违多年的摩托车又重出江湖。

想当年,在珠三角,坐摩托车出行是工薪族的常态,既经济实惠又拉风。当年我从原深圳特区内开来的公交车下来,就是一摩托车司机载着我穿过龙城广场去单位报到。所以,每个在异乡打拼的人对摩托车都有一份情结。

然而,如今网约车大行其道,人们如果不开车,会提前叫车,专车快车顺风车拼车,或豪华舒适或经济实惠,谁会冒险搭乘没有保障的蓝牌车或锈迹斑斑的摩托车呢?

此时天落细雨,路面湿滑,周遭夜色茫茫。我真想上前劝说那个兄弟,为了自身安全,不要坐摩托车。况且,摩托佬要价不低,35元,这个价打个车也绰绰有余。

然而那个兄弟最后还是愉快地和摩托车司机达成一致。司机勤快地帮他把两个编织袋搬到摩托上,打工兄弟好不容易才挤坐上去,摩托车颤抖着消失在夜色中。

夜雨仍在下,雨点虽不大,却敲打着我的心。坐在回家的车里,我怎么也想不明白,为什么那名打工兄弟要选择坐晃晃悠悠的摩托车?郁闷之余,便和滴滴司机一吐为快。

司机讲起了自己的经历。他说,自己刚来深圳时,很穷,在外面吃饭从不敢去有点档次的饭店酒楼,每次都是去街边摊大排档。后来他才知道,其实大酒楼里不全是高档菜肴,很多菜式价格也很亲民。但他还是习惯了每次自己买单的时候去大排档消费,一是只有坐在大排档心里才觉得踏实,时时提醒自己不忘当年省吃俭用的日子;再就是,自己的光顾,对那些路边摊大排档的小老板,多少也是一点支持鼓励。听到这里,我似乎有些明白了那名打工兄弟选择坐摩托车的原因。

夜已深。我的心情也趋于平静。我想,即使天色再暗淡,我们也不能忽略普通人眼里流露的温良之光吧。